

# 令狐楚镇守汉中期间的诗歌创作

李青石

(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系, 陕西 汉中 723000)

[摘要] 令狐楚是中晚唐时期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,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文学家。唐文宗开成元年(836年)三月,身为宰相的令狐楚因朝中宦官当政、党争激烈,主动请求罢相。四月,以检校左仆射衔任兴元尹并兼任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守汉中。令狐楚驻汉中一年多时间中与远在洛阳的刘禹锡、白居易鸿雁传书,多有诗歌唱和。

[关键词] 令狐楚; 汉中; 诗歌创作

[中图分类号] K203

[文献标识码] A

[文章编号] 1673-2936(2012)01-0012-03

令狐楚(公元766~837年),字愬士,敦煌(今甘肃敦煌市)人,或云宜州华原(今陕西耀县)人,是唐初十八学士之一的令狐德棻的后裔,也是中晚唐时期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,曾几度在唐朝中央和地方担任要职。令狐楚与同时代的许多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。他在政治上是牛僧孺一党的重要成员,是中晚唐期间党争的代表人物。贞元七年(791年),二十五岁的令狐楚考中进士,从此踏上仕途,先后在王拱、李说、严绶、郑僖等藩镇大员手下担任幕僚,在河东节度使幕府任职九年,由书记、掌书记升至节度判官。令狐楚是著名的古文大家,尤其擅长写作四六骈文。严绶镇太原期间,河东节度使司和北都留守司的各种表、章、奏、议,多出令狐之手。《旧唐书·令狐楚传》说“德宗好文,每太原奏至,能辨楚之所为,颇称之。”《新唐书·令狐楚传》说“其为文,于笺奏制令尤善,每一篇成,人皆传诵。”因为文章写得好,深受唐宪宗的赏识,加之同年皇甫镈的举荐,令狐楚被调入中央,先后担任职方员外郎、知制诰、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,成为皇上身边的重要人物。其后令狐楚虽然在仕途上也有一些坎坷,但总体还比较顺遂。我们从他的履历和所担任的职务可以看到他在中晚唐政坛上的分量。在中央,他曾担任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御史大夫、户部尚书、吏部尚书、太常卿、盐铁转运使、尚书左仆射;在地方,他担任过陕虢观察使、河南尹、武宣军节度使、东都留守、天平军节度使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使等职。《旧唐书·令狐楚传》说他“内为尚书仆射,外为诸镇节度。”并被授彭阳郡开国公爵位。令狐楚忠于王事、勤于职守,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,都有不俗的政绩。令狐楚一生出将入相,风光无限。

令狐楚也是中晚唐时期一位成就卓著的文学家。他的骈文写的极其精妙,被时人认为一绝。他在天平军节度使任上拔擢李商隐,亲授其骈文写作技巧,为文坛佳话。《全唐文》收录令狐楚五卷142篇。令狐楚的诗歌创作也很有名气,与刘禹锡、白居易关系十分密切,多有唱和。《全唐诗》收录其诗歌59首。刘禹锡曾夸奖他“少有一身兼将相,更能四面占文章。”白居易赞誉道“新诗传咏忽纷纷,楚老吴娃耳遍闻。尽解呼为好才子,不知官是上将军。”

大和九年(835年)十一月二十一日,唐文宗与群臣早朝紫宸殿时,金吾大将军韩约向唐文宗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,李训等建议文宗皇帝亲往观看,借机铲除宦官势力。因谋事不密,被宦官头子仇士良窥破。仇士良等人劫持唐文宗躲进宫中,并调动禁军大开杀戒,李训、王涯、贾餗、舒元舆、

[收稿日期] 2011-10-28

[作者简介] 李青石(1955-),男,安徽寿县人,汉中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系副教授。

韩约等朝廷重要官员被杀，其家人也受到牵连而灭门，这次事变后受株连被杀的有一千多人。史称“甘露之变”。《资治通鉴》在谈到“甘露之变”后的政治生态时说：“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（宦官），宰相行文书而已。宦官气益盛，迫胁天子，下视宰相，陵暴朝士如草芥。”

开成元年（836年）三月三上巳节，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以皇上的名义大宴百官，（令狐）楚以新诛大臣，不宜赏宴，独称疾不赴，论者美之。以权在内官，累上疏乞解使务。”（《旧唐书·令狐楚传》）令狐楚还曾将反对宦官的刘蕡聘入自己的幕府中，“甘露之变”平定后令狐楚曾上表奏请皇上安葬被宦官杀害的王涯等人。因此得罪宦官集团。为避祸，令狐楚主动要求离开是非之地长安。四月，令狐楚以检校左仆射衔任兴元尹并兼任山南西道节度使，成为汉中的最高军政长官，这一年令狐楚已年逾七旬。

令狐楚镇守汉中时，刘禹锡任太子宾客，白居易为太子少傅，二人都分司东都住在洛阳。令狐楚驻汉中的一年多时间，与远在洛阳的刘禹锡、白居易鸿雁传书、诗歌唱和，十分欢洽。刘禹锡集中有《和令狐相公晚泛汉江书怀寄洋州崔侍郎阆州高舍人二曹长》、《令狐相公春思见寄》、《令狐相公见寄》、《和令狐相公咏栀子花》、《和令狐相公南斋小宴听阮咸》、《和令狐相公新蝉见寄》、《令狐仆射与予投分素深》等十三首诗；白居易晚年与令狐楚唱和诗也很多，令狐楚镇守汉中期间，也有《和令狐相仆射小饮听阮咸》、《洛下闲居，寄山南令狐相公》等诗相互寄赠。而现存于《全唐诗》中的令狐楚在汉中写给刘、白二人的诗只有《春思寄梦得乐天》、《皇城中花园讥刘白赏春不及》两首，从刘、白的诗中看远不止这两首，看来令狐楚的诗作散失很多。

令狐楚的《春思寄梦得乐天》是作者到汉中的第二年春写给老朋友刘禹锡、白居易的一首诗。诗中道出了老诗人在汉中任所的寂寞、孤独及对朋友们的思念。诗曰：

花满中庭酒满樽，平明独坐到黄昏。春来诗思偏何处，飞过函关入鼎门。

独自到秦岭之南的汉中任职的令狐楚，身边没有亲人、朋友，看着节度使府中满园盛开的鲜花，百无聊赖的节度使大人斟满酒樽对花独酌，从清晨独自坐到日薄西山。春天蓬勃的生机令诗人思绪万千、诗兴大发，诗人鹭极八荒的思想之翼飞往何处？诗人在诗中点明：飞越秦岭、飞过函谷关，飞到洛阳城，飞到朋友身边。诗中所说的函关指晋、陕、豫交界处的函谷关；鼎门是指隋唐时期洛阳城的定鼎门，这是洛阳城郭城的正门。

收到令狐楚的这首赠诗，刘禹锡有《令狐相公春思见寄》一诗相和，诗曰：

一纸书封四句诗，芳晨对酒远相思。长吟尽日西南望，犹及残春花落时。

在这首诗中刘禹锡表达了对远在汉中的令狐楚的思念与牵挂。

开成二年春末令狐楚在汉中写了《皇城中花园讥刘白赏春不及》一诗寄给老朋友刘禹锡、白居易。这首诗虽然写于汉中，但诗的内容与汉中却没有什麼关联，诗中写道：

五凤楼西花一园，低枝小树尽芳繁。洛阳才子何曾爱，下马贪趋广运门。

诗中说在东都洛阳的两位老朋友因俗务缠身，天天忙着经广运门进入中书省和集贤书院走动，连到五凤楼西面的花园中赏牡丹的时间都没有。诗题中有一“讥”字，实际上令狐楚就是在“讥讽”刘、白二人。当时任洛阳东都留守的裴度兼管东都尚书省事务，刘、白二人原本与裴度的关系非常密切，且又是裴度的下属，与裴度走动自然就比较多了。而裴度则是令狐楚的政敌，远在汉中的令狐楚得知这一消息，难免心中酸溜溜的，所以写了这首诗揶揄刘、白。诗中所说的五凤楼是唐代洛阳皇城的正南门应天门，中晚唐时改称五凤楼。广运门在洛阳皇城之西南，入门之后便是东都的中书省和集贤书院。所以令狐楚讥讽刘、白“下马贪趋广运门”。

心胸豁达的刘禹锡收到诗后并没与令狐楚计较，写了《城内花园颇曾游玩，令公居守亦有素期，适春霜一夕委谢书实以答令狐相公见谑》一诗向令狐楚解释，诗中写道：

楼下芳园最占春，年年结侣采花频。繁霜一夜相撩洽，不似佳人似老人。

刘禹锡在诗中告诉令狐楚，五凤楼下花园中的牡丹花的确是洛阳城中最好的，自己每年都呼朋引伴前去赏花，今年也与令公裴度一道采花，只是今年花开时节恰逢寒霜袭来，使今年的牡丹花“不似佳人似老人”。刘禹锡明知令狐楚内心不快，但他觉得自己光明磊落，所以如实向令狐楚述说了洛阳赏花的情形。

从刘禹锡、白居易与令狐楚的唱和诗中我们可以看到，镇守汉中的令狐楚的日子过得悠闲、惬意、逍遥、自在。虽然当时天下各种社会矛盾激烈、尖锐，唐王朝已呈大厦将倾之势，但令狐楚镇守的汉中偏安一隅，社会太平、政务清闲，作为镇守一方的藩镇大员，不参与朝廷中尔虞我诈的党争，不用看阉宦们的脸色行事。平日或泛舟汉水、或漫步庭园、或郊游古刹、或种草植树、或竹荫鸣琴、或月下听蝉、或赏花饮酒、或品茗清谈，兴之所至，吟首小诗寄给远方的朋友。

然而天不假年与令狐楚，这样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。开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，令狐楚病逝于汉中任所，享年七十有二。令狐楚死后刘、白二人十分伤心，他们分别写诗哀悼这位老朋友。刘禹锡的悼诗中写道“零泪沾青简，伤心见素车。凄凉从此后，无复望双鱼。”白居易的悼诗中写道“前月使来犹理命，今朝诗到是遗文。……最感一行绝笔字，尚言千万乐天君。”

令狐楚病重之时，李商隐从长安赶赴汉中侍奉于他的身边。临终前一天，令狐楚想向文宗皇帝上最后一道表章，但这位病榻上的老人已气若游丝、命悬一线，无力提笔，只好让爱徒李商隐代笔，他说“吾气魄已殒，情思俱尽，然所怀未已，强欲自写闻天，恐辞语乖舛，子当助我成之。”令狐楚最后的遗言中请求皇上善待“甘露之变”中的受害者及其被株连者，李商隐执笔的令狐楚的遗言中写道“然自前年夏秋已来，贬讪者至多，诛戮者不少，望普加鸿造，稍霁皇威。歿者昭洗以云雷，存者沾濡以雨露，使五谷嘉熟，兆人安康。纳臣将尽之苦言，慰臣永蛰之幽魄。”可见令狐楚是一位狷介耿直、勇于担当的政治家。《旧唐书·令狐楚传》评价他说“累居重任，贞操如初。”《新唐书·令狐楚传》说他“为政善抚御，治有绩，人人得所宜。”“外严重不可犯，而中宽厚，待士有礼。”这个评价比较公允。

令狐楚逝世后，他的家人及得意门生李商隐扶灵柩告别汉中山水，回归长安。

#### [ 参 考 文 献 ]

- [1] 傅璇琮. 唐才子传校注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7.
- [2] 全唐诗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6.
- [3] 计有功. 唐诗纪事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8.
- [4] 瞿蜕园. 刘禹锡集笺证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9.
- [5] 顾学颉. 校点. 白居易集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9.
- [6] 欧阳修. 宋祁. 新唐书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5.
- [7] 刘昫. 旧唐书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7.
- [8] 刘学锴, 余恕诚. 李商隐诗歌集解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

[责任编辑: 朱 飞]